

大眾儒學「良知意志統攝內聖外王」簡述（一）

劉 周 國際儒學聯合會會員

摘 要：大眾儒學開卷詩曰：有容乃大，博思愛眾；會至道而為儒，集斯文以成學；一圖盡覽，萬理芬芳，海宇澄澈恆仰望，韶舞將溢於萬方。儒學產生之基礎是人的良知意志，儒學之理論基礎是良知意志論，良知意志論的哲學方法論基礎是本體詮釋學，是基於成中英本體詮釋學之哲學論斷。良知意志一詞是劉周基於孟子與王陽明之良知思想暨成中英先生關於蘊涵於人性本能中的「人性的善良意志」、「良善的自由意志」的論述，而形成用以表述儒學及人和世界本體的新詞語。良知意志即良知的意志（良知，良即良好、完美；知即智慧。良知即人的本質上趨於完美的本能的智慧，是一種源泉；意志即不可改之能動意識，是良知發出的力）。良知意志是人思維意識之本源和人行為的初始動力，是生命本來之意願及其所衝動的力和力的運動趨向，是一切情感和欲望天然之基礎；是全部儒學內容之根源和本體，也是人之本體和宇宙之本體。

關鍵詞：大眾儒學；良知意志；內聖外王；本體詮釋學；本體感通詮釋學

良知的意志穿透時空的壁壘，任誰也不可阻擋他的實現……

良知意志，一貫古今，融合西東，泛愛大眾

引言：良知意志貫穿於儒學全部內涵即內聖外王之道的整個體系和所有環節之中，「良知意志統攝內聖外王」是古今全部儒學內涵之總綱，也是貫穿《國際大眾儒學手冊》之總綱。《國際大眾儒學手冊》依據大眾儒學綱目圖，首次以綱目結構分層介紹全部儒學知識、理念，以及結合踐行範例講解儒學全部理念，旨在普及儒學（大眾儒學）知識、理念，同時說明人們為什麼必須掌握和踐行這些知識、理念的深層理由（哲學和文化根源），全景式展現儒學全貌。是一部詞典式的儒學知識理念之學習、研修全書。大眾儒學（或稱世界儒學）是儒學全部內涵之現代表現形式，是一種全球公共文化產品，體現了儒學之大眾化、現代化、國際化和世界化的意義和價值，是對歷史上眾多儒學研究成果的新的發展，也是對儒學在世界多國傳播過程中產生之有價值內容的系統總結與昇華。內聖外王是儒學全部內容之總的概括和基本分類，良知意志備於吾身謂之內聖，良知意志施之於行謂之外王。良知意志發揮

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即為內聖，發揮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外王。內聖即通過修養內心成為聖賢的學問。外王即通過社會活動——推行仁政和確立社會道德秩序——以創造社會和諧的學問。內聖修養聖賢之人格，外王創造社會之和諧。所以，內聖即內求作聖賢，是人類個體的一種內在修養，一定意義上可視為一種內在的基於良知的自我管理；外王即外遵行王道，可視為自我管理的一種延伸（即創造社會之和諧），亦即為了將良知意志發揮於人的行為而對人類群體及其所含個體所施的一種和諧化的（基於人的內在管理而作的）外在管理。因之，這也顯示了儒學作為人類進行自我管理和社會管理之工具性學說的基本特徵^[1]。滕文生《儒學的基本特徵》：「儒家既重視個人的修身立身，又重視國家和社會的治理」。「重視個人的修身立身」便是講求內聖之表現，「重視國家和社會的治理」便是講求外王之表現。由內聖而外王，由正己而正人，由正人而正天下，改造人並改造社會，即是儒學的全部內蘊。儒學呈現於世界的便是人類自我提高與相互對待（即內聖與外王）的基本法則與原理。下面即循此「大眾儒學綱目圖」次第展開論述——

(儒学理念之集合及其统属关系)



一、良知意志論簡述

一、良知意志即良知的意志（良知，良即良好、完美；知即智慧。良知即人的本質上趨於完美的本能的智慧，是一種源泉；意志即不可改之能動意識，是良知發出的力）。良知意志是人思維意識之本源和人行為的初始動力，是生命本來之意願及其所衝動之力和力的運動趨向，譬如水趨下，譬如鳥飛高，只要世界存在就一定如此。

二、儒學產生的基礎是人的良知意志，儒學的理論基礎是良知意志論，良知意志論的哲學方法論基礎是本體詮釋學。良知意志是生命之本質，仁即是良知最本質之意志，是人一切行為的動力。仁即愛，愛人愛物^[2]。愛物之心始於愛人之心，愛人之心始於愛己之心（試想一個連自己都不愛的人，怎麼可能真正去愛自己的親人？一個連親人都不愛的人，怎麼可能真正去愛不相關的人？）因為愛己便愛與自己相關之人（含親近之人和可以成為自己力量之對自己有用的人）以及群體和國家。因為愛這些人愛這些群體和國家，就對傷害或威脅這些人這些群體和國家之人和物產生恨。事實上這樣的恨，其本旨只是為了維護對自己的愛和對相關之人以及群體和國家的愛，所以恨的全部目的都在於維護愛，而恨只是愛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因為愛人（愛自己以及愛相關的人）所以愛物。物可以為自己及相關之人所用，這就是從愛人到愛物的原理，也即孟子所講由「仁民而愛物」的原理。愛物之心，使人孜孜逐利，企圖掌控更多的人和事物，以供自己和相關之人使用。因為愛人所以產生友好和施予之行為。因為恨人所以產生攻擊和破壞之行為。因為愛物，所以產生創造和爭奪之行為。因為有創造、爭奪、友好、施予、攻擊、破壞之種種行為，所以產生有關創造、爭奪、友好、施予、攻擊、破壞之種種法則、法律、禮儀、風俗，等等。一切世界中的種種行為和行為法則皆由良知意志造成。一切的情感（喜怒哀懼愛惡欲）無不本於良知意志，「問世間情為何物」，其實情在本質上亦只是一個良知意志的產物。所以，一切皆是良知意志的產物。

◇萬物相互關聯相互依存於宇宙之中的現象，說明萬物與他者維持關聯與依存關係的力——或稱「自然之愛」——的普遍存在。孔子所謂的「仁」正是吾人先天本具的自然之愛，是吾人對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他者的愛，是個體與他者維持關聯與依存關係的力。從另一角度思考，則人與天地萬物相互關聯依存於同一宇宙之中，統屬於同一宇宙整體。因之，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吾人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他者，皆是吾人仁愛所及之對象，又皆是發出仁愛的主體。此普遍的事實，便是王陽明所稱的「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亦是仁者之愛遍於八荒、施及萬物的理由。因之，作為人的一種情感與意志的仁愛，是宇宙萬物源自本體的一種自發的內在的自然的「愛」或「引力」。它使「宇宙同時具有活力與秩序」，是本體最根本最本質的作用力，是不可感知的良知之最本質的意志，亦即良知意志最本質的呈現形式。

三、孟子看到良知意志是愛人，所以認為善是人性之本。荀子看到良知意志因愛人而愛物，因愛物而爭奪，所以認為惡是人性之本。其實正如「恨是愛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一樣，惡也僅僅是善的特殊表現形式。良知意志是一切生命的根源，是使生命美好的一種力量和衝動（願望），因而只會是善的而不是惡的。惡只是善——亦即「使人之生命美好的力量和衝動（願望）」——的一種特殊表達。每一個體的人皆在其本能的「使生命美好的力量和衝動（願望）」的推動下，展開為追求各自人生成功與幸福的連續行為——因為每一個體的人皆處在人類整體及宇宙整體的關聯之中，處在與他者、與群體、與整個社會、與整個宇宙的美好與否，皆可能影響於每一個體的美好與否，並與個體形成不同形式的互動。因之，在「使生命美好的力量和衝動（願望）」的推動下，人們對這種「關聯」與「互動」的認識和回應便會不斷加深，進而形成一定的機制，使每一個體追求成功與幸福的行為——對他者、對群體暨社會之可能的妨礙與危害得以減少，這便是人類由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也是人類社會的惡行減少善行增多的過程。人類不斷走向文明和努力形成抑惡揚善



機制的探索和奮鬥，其終極根源便是此「使生命美好的力量和衝動（願望）」——亦即源於良知意志的「人的本能之善」的驅動。每一個體生命的美好，皆離不開一個由若干其他生命組成的支援系統或環境。因而每一個體的「使生命美好的力量和衝動（願望）」也都同時包含了使此一「支援系統或環境」更美好的「力量和衝動（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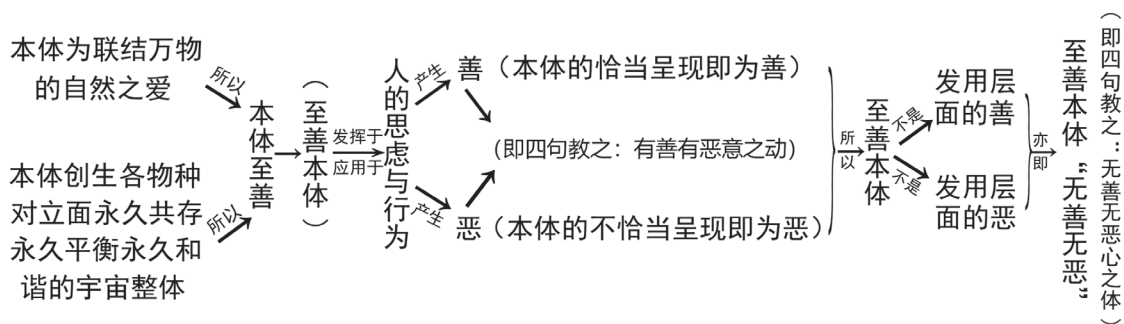
此支援系統或環境可以是較少的或無數的其他生命所組成，因而每一個體的「使生命美好的力量和衝動（願望）」亦皆具備——擴展為「使無數生命美好的力量和衝動（願望）」——的可能。所以，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便是此種「可能」的實現。所以，愛是恨之本源，而善也是惡之本源。因而可知善是第一性的，而惡是第二性的，人性之最初的部分只能是善而不是惡。所以，人性本善，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所以生命不是一團欲望的火焰，生命是一團仁愛的火焰，是良知意志產生的火焰。生命之本質也不是企圖控制更多人和事物的權力意志。企圖控制更多人和事物的欲望，只是仁愛——由愛自己擴展為愛他人，擴展為愛物——而衍生出的產物。所以，仁愛是良知的意志，是一切欲望天然的基礎。良知意志既是尼采權力意志的本源，也是叔本華生命意志的本源。良知的意志穿透時空的壁壘，任誰也不可阻擋他的實現，《億萬斯年》演活了世界的一切聚散離合愛恨情仇，孳孳於此，永無改變……所以，尼采把追求控制和統治更多的人和事物——即追求更多權力——的意志——當作生命的本質，脫離了人的良知意志這個本源，因而無疑是錯誤的。只有徹底終結尼采權力意志論的負面影響^[3]，人類才

能回歸本應擁有的理性和幸福。

（補充論釋：王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析疑——《傳習錄·黃直錄》：「心之本體即是性」。

《傳習錄·答陸原靜書》：「良知者，心之本體……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此可知王陽明是以善為人性之本的。《傳習錄·黃直錄》：「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卻又有一個惡來相對也」。——此可知惡是偏離至善本體的一種狀態，是至善的不恰當的呈現，是至善的特殊表現形式。惡不是獨立於至善之外的存在，也不是與至善相對的概念，而是後於至善的衍生物和衍生概念。因之又可知《傳習錄·錢德洪錄》：「無善無惡心之體」中的「無善無惡」說明本體層面的善性（即至善）不是區別於惡的善，而是可以衍生惡的絕對的至善。惡和善皆是後來的皆由此「至善」衍生^[4]，「至善」本體在人的思慮和行為層面恰當的呈現便是善，「過當些子」便是惡（此即「有善有惡意之動」），因此在「至善」的本體狀態中既沒有後來衍生的惡也沒有後來衍生的善——「無善無惡心之體」即是對此狀態的一種描述，而不是像早為孟子所否定的——告子所說之「性無善無不善」論一樣認為人性本無善惡之分）。

四、良知意志生出愛來，愛由近及遠，於是先親親孝悌，次愛家愛族，敬長愛國。順著良知的意志，仁義禮智四端自然生出，舉凡儒學之典章也自然生出。事實上，愛物之心也全由愛人之心生出。因為愛自己，也愛自己的親人、家、國，所以才企圖掌控更多的人和事物，以供自己及親近相關的人們使用。



五、所以良知意志的發揮順序乃是先愛人、次愛物，先愛自己、次愛他人——由近及遠，由人及物。順著良知的意志，人們會先人後物。會先重視調正人之間的關係，再調正人與物的關係。調正了人之間的關係，調正了人與物的關係，才能長久穩定的讓自己掌控的人和事物不斷增多，並因此獲得恆久的幸福。

六、凡人不能順著自己良知的意志，違逆良知意志發揮之順序，先物而後人。所以就企圖違反和踐踏儒學的法則，以追求掌控更多的人和事物（一如尼采權力意志論所主張）。但卻造成了立即傷害他人，最終也傷害自己的後果。所掌控的人和事物雖能在一定時期內得到滿意的增多，但因破壞了長久增多的基礎，最終都會停止增多轉為減少直至一無所有，甚至還可能會傷害到自己和相關親近的人們。求成而敗，求樂反苦，短時之成，長時之敗，短時之樂，長時之苦，使自己的心靈和工作生活充滿煎熬與苦痛。（輔助的說明：事實上按照人們良知意志的本來意願，追求物質利益之全部目的，都不過是為了追求幸福而已。然而幸福乃是建立在一定物質利益基礎之上的一種心理感受，這也就是說幸福的獲得並不全部依賴於物質利益之多少。當物質利益達到一定數量——也即滿足人們生存生活之基本需要或稍高一些的需要——的時候，即已經足夠成為產生幸福的基礎^[5]。可是由於人們不能體認：追求物質利益只是一種手段，追求幸福才是目的。因而忘記了目的，把手段當作目的來追求。同時也忘記了生命本來的價值和意義——不僅意味著人需要追求物質利益和賺錢；忘記了追求物質利益和賺錢只是生命的一個部分，而把原本作為一個整體的生命壓縮成只剩下生命的一個部分——即追求物質利益和賺錢的部分，使生命的價值和意義蛻化為僅僅是獲得物質利益和錢的一個工具和載體。從而忽略了生命的其它部分其實也是構成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的必須的內容，是構成人生幸福的必要條件。所以欲望如脫韁之野馬，攫取達到拼命之程度，心役役不寧疲倦於奔波之中，苦痛不期而至，卻不知實有所不值。本以追求幸福的目的出發，卻終於離幸福越來越遠。此皆是不

能體察良知意志而違逆良知意志的後果，也正是人們過度奔忙和無盡痛苦的根源所在）。

七、以往世界經濟基本以人的欲望——即人們的逐利之心（權力意志論是其最直接的理論表達）——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但是以往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們誤以為欲望的力量超過了良知意志的力量，而不知良知意志的力量一旦激發，其足以在任何領域勝過和顛覆一切由欲望所生出的力量。虎狼逐之於後，一位母親會扔掉自己貴重的財物，但不會扔掉自己懷抱中自己的孩子，並且即使自己被吃掉都不肯捨棄。不共戴天之仇人在前，人（大多數人）不會冒險涉過暴發的山洪去報仇血恨。自己的孩子被困於暴發的山洪之中，許多母親卻都會毫不猶豫的冒險涉過山洪去拯救孩子。良知意志的力量足使人戰勝對死亡的恐懼，良知意志的力量足使人生出戰勝災禍的勇氣，又豈是區區逐利之欲望可比的呢？虎狼逐之於後，再貴重的財物不也扔掉了嗎？而愛子的良知意志卻不能被扔掉。所以，經濟發展之最強大的動力不是存在於人的欲望之中，而是存在於人的良知意志之中。造成當代世界經濟和人類綜合危機的一切問題，歸根結底都是不以人的良知意志作為經濟發展之根本動力的問題。所以，人類的終極幸福也存在於人的良知意志之中。以往世界經濟以人的欲望為動力的發展，必須改變為以良知意志為動力的發展；權力意志的世界經濟必須改變為良知意志的世界經濟。必須用良知意志論徹底終結權力意志論之錯誤影響。人類的經濟活動，需要把「物」當作實現人類個體幸福與整體和諧——的條件，而不能使「物」成為一切的中心——單純圍繞「物」而展開^[6]。所以，只有遵循內聖外王的法則，不斷發揮和擴充人們的良知意志，使良知意志發揮於經濟從而形成支持資本良好運行的具體模式並保護一切人的利益，才能造成以良知意志為動力以幸福為目的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才能底定人類恆久之幸福。

（【賦詩言志】第八期，收入《手冊》時根據中英教授相關指導思想又作了一些調整）



二、良知意志論基於本體詮釋學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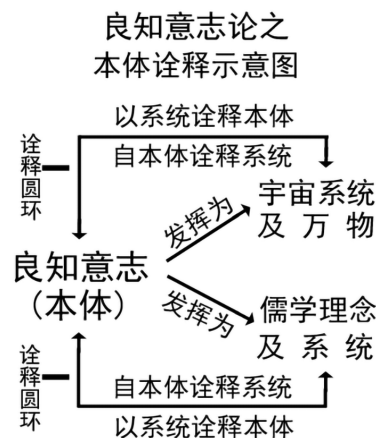
良知意志論是基於成中英本體詮釋學的哲學論斷。根據成中英教授的闡述，本體詮釋學是本體與詮釋的統一。本體既有本也有體，本是一種根源意識，體是一種系統意識，根源意識與系統意識之結合，即為本體。詮釋是人文科學的普遍方法論，是對真理進行理解、解釋、應用之技巧或曰方法。

本體是指一個以整體的系統的方式而存在的事物的本源。譬如一棵樹，它的每一個枝桠、葉子甚至根鬚的產生和存在，皆是由於一個共同的整體的和系統的生長的力，也就是這棵樹的生命的初始動力（這個初始動力是由其母體傳導而來）。這個初始的動力便是這棵樹的本源或者說是本體，而這棵樹的根和根鬚等等也是由於這個本體的存在才能產生和生長。人類所居的宇宙的本體也是這樣，紛紛芸芸存在和運動著的一切事物，也是一個整體的和系統的存在——它們就像一棵樹上無數的枝桠、葉子和根鬚一樣——看起來好像有一些在相互關聯地存在著，有一些則毫不關聯地存在著——但是事實上它們卻都屬於一個整體一個系統，它們的產生

和存在都由一個共同的初始動力所催生^[7]。牛頓力學原理講清了宇宙萬物一直處於現在這種運動狀態的原因，但是沒有說明宇宙萬物開始運動的原因。宇宙開始運動的原因，也不能簡單的歸結於「事物運動的原因存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之中，來源於事物內部矛盾各方面向對立面的轉化」，因為這仍然無法解釋宇宙內部各方面向對立面轉化的動力或原因。事實上宇宙萬物開始運動的原因正是宇宙的初始動力，也即宇宙的本體。宇宙的初始動力也是每一事物的初始動力，萬物都是宇宙初始動力的發揮，是宇宙本體的表現形式。初始動力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物質形式的存在，而不是主觀的

或精神形式的存在。人的生命的本體，也是宇宙的本體；就如樹葉的本體，也就是樹枝或樹幹的本體。作為「人思維意識的本源和人行為的初始動力」的良知意志，是生命本來的意願及其所衝動的力和力的運動趨向——也即是人的生命的初始動力和宇宙的初始動力。陸象山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這裡講的心也就是人的良知意志，而人的良知意志也正是宇宙初始動力的延伸^[8]。這就是說人的本體是人的良知意志，宇宙的本體即宇宙的初始動力也可以稱為是宇宙的良知意志。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則良知意志就既是人的本體，也是宇宙的本體，因為人與宇宙都根源於同一個本體。因為人是宇宙整體

的一個部分，整體的本體必然是部分的本體；部分的本體必然也是整體的本體。所以理所當然地，宇宙的本體必然是人的本體，人的本體必然也是宇宙的本體。



因之，人的本體是良知意志，宇宙的本體必然也就是良知意志。

宇宙萬物以及人的產生和存在，都是同一個本體即宇宙本體也即初始動力或曰良知意志的流布形式，是對宇宙本體也即初始動力或曰良知意志的一種詮釋。這種詮釋也體現出詮釋迴圈或曰詮釋圓環的特徵，一方面宇宙萬物及人的產生和存在，即證明必然有一個產生這一切並使之維持存在狀態的宇宙本體也即初始動力或曰良知意志；一方面宇宙本體也即初始動力或曰良知意志的存在，也又證明宇宙萬物及人是一種真實的客觀存在，而不是像貝克萊所說只是一種「觀念的集合」。

儒學的全部內容皆是對良知意志的詮釋，所有具體理念皆是良知意志的不同表現形式。良知意志是作為學說的儒學的本體，此本體是「從本到體、從體到用的整體」，「本」說明良知意志是產生儒學全部內容的根源，「體」說明良知意志存在或流布於儒學的整個系統的所有細節及其作用之中。儒學內容的展開（即「良知意志統攝內聖外王」）及其在歷史中的傳續（即道統的傳續）皆是對良知意志（本體）的詮釋，皆是一個本體詮釋的動態過程。因之，儒學是具有整體性和系統性的學說，是以良知意志為本體的學說，所以說儒學的理論基礎就是良知意志論。

重要補充：兩點通俗的理解

通過對成中英教授 2021 年 10 月 23 日 29 日所作的《生命哲學與新儒學》之兩次線上演講的學習和深入思考，形成如下兩點通俗的理解或想法——

一、宇宙本體寓於宇宙的整體之中（而不是獨立於宇宙整體之外），本體流布於宇宙整體的每一局部和細節之中。宇宙整體分為有和無兩個部分，「有」的部分又分為生命體和非生命體兩個部分，生命體則有人類和其它生命體兩個部分。有、無、生命體、非生命體、人類和其它生命體，都是宇宙整體的一個部分，都是本體的展開和呈現形式。在它們千差萬別的形式背後，都有一個統一的本體支撐和規定著它們的存在。所以，有是本體的有，無是本體的無；生命體是本體的

生命體（即本體生命），非生命體（物質）是本體的非生命體（即本體物質）。所以，人類也是本體的人類，人類每一個體也都是一個本體的自我。有、無、生命體、非生命體、人類和其它生命體構成宇宙整體的內涵，是對宇宙整體的詮釋。同時它們也又是宇宙本體的展開和宇宙本體的內涵，是對宇宙本體的詮釋。有、無、生命體、非生命體、人類和其它生命體——也即宇宙整體——在宇宙本體即初始動力的推動下——生生不已的變化發展，因而皆體現出一種生生不已的「生命的」或「創生的」活力。所以在此意義上，宇宙是有活力、有生命的宇宙；本體也是有活力、有生命的本體。一切生命體和非生命體皆內涵在有活力、有生命的宇宙整體之中，皆在有活力、有生命的宇宙本體的推動下變化發展。一切非生命體皆在有活力、有生命的宇宙本體的推動下經歷著與生命體一樣的產生、發展、終結的變化過程，並與生命體並存而且構成生命體生命活動的資源和環境。

根據本體詮釋學的和諧化辯證法的觀點，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宇宙整體，在萬物的動態呈現中始終維持著永恆的整體平衡與整體和諧。但是，人類依然有「贊天地之化育」（《中庸》）和「輔萬物之自然」（《道德經》）的必要。因為人類個體智慧與社會整體從野蠻到文明的進步，正是有活力、有生命的宇宙本體推動的結果，是宇宙本體之作用的自然呈現。從野蠻到文明的進步，伴隨著人類改善自我及更好利用自然以及改善與自然關係的不斷思考。此思考導致人類尋求建立更適合處理相互關係及更適應自然的「本體自我」。因而也產生「贊天地之化育」和「輔萬物之自然」的作用（「贊天地之化育」和「輔萬物之自然」作為一種人為的干預和參與，本身亦是宇宙本體推動作用的自然呈現。「輔萬物之自然」包含在廣義的「順萬物之自然」之中）。所以，建立「本體自我」，一方面是使自我的思想（對應於內聖）和行為（對應於外王）順應和體現本體的力量與律則；一方面是使本體的力量和律則在自我的思想和行為中呈現主導的作用。所以，建立「本體自我」是儒學內聖外王過程的哲學表達；也是東西方所有追求人類自我完善的哲學社會科學思想



的概括；是世界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目的。成中英教授所說「本體自我」的「十性」^[9]——從根源性到超融性的實現過程——所必由的實踐方法系統便是儒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平天下即是人類生命的超融性得到實現而產生的必然狀態和境界。

人類本身和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對有活力、有生命的宇宙本體的詮釋；因之人類的一切科學文化活動，也都是對有活力、有生命的宇宙本體的詮釋；因之人類的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術文化思想，也都是對有活力、有生命的宇宙本體的詮釋，都是本體詮釋學的一種展開。

二、本體詮釋學有一個本體學的淵源和詮釋學的淵源。本體學有一個基於生命哲學的表達。

近代新儒學者在現實衝擊和西方生命哲學的啟發下，從原始儒學隱含的生命哲學和本體宇宙論傳統中開拓儒學發展的新境，也補救西方生命哲學輕忽生命與宇宙的整體性之失。成教授說：「西方哲學往往是啟發我們深思我們哲學傳統中的一些潛在的力量和已有的意識的一個媒體」「西方哲學其實又何嘗不是在等待一個中國哲學的啟示呢？事實上，在我半個世紀的教學心得中，我啟發了很多西方人的哲學思想，很多哲學家都受到我的影響，很多哲學的後生也都從中國哲學中找到新的課題，把老的問題能夠重新審視得到更好的結論。所以，這裡可以看出文化交流互通的一種作用還是在相互啟蒙」「我開始講本體詮釋學，也是因為認識到中國宇宙論本體學與西方的現代詮釋學應有一個批評或對話。所以在2000年我和伽達默爾見面時，就談到這個問題。他很支持我的理論，我的理論是詮釋學應該有一個形而上學的本體論的基礎，這個本體論的基礎就是生命哲學本體論的基礎」「新儒學之新，並不只是在時間上的新，而是真的面對一個問題的新」「在我這個意義上所說的新，就是生命哲學所開拓的文化世界、價值世界、人文精神」「儒家之為新，也就是因為當時的儒家能夠面對西方哲學的一些新觀點、新知識、新理念做出回應，而且借此來挖掘自己的傳統。這是柏格森的影響，

也是新儒學稱為新儒學的一個理由」。新儒學最大的貢獻即是對生命哲學的拓深。對生命哲學的關注與探索，正是三代新儒學群體的共同特徵和基本傳統（「新儒學強調生命哲學，不但是傳統的精神，也是當代最新的潮流」）。通過生命哲學回歸並開拓原始儒學的新境，就是近現代新儒學在返本開新基礎上形成的真正「道統」（即新儒學的哲學道統）。這也使西方哲學事實上參與到新儒學重塑儒學道統的過程之中，是新儒學「恢復儒學的原始本質」此一道統的一個核心內涵和深層解讀。本體詮釋學就是此道統的集中體現。

延伸解述：本體感通詮釋學的意義發見：

本體感通詮釋學是本體詮釋學創始人成中英門下大弟子梁燕城先生，在「紀念孔子誕辰257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當代新儒學破多元虛無主義：融合唐君毅與成中英的本體感通詮釋學》中提出的新理路。本體感通詮釋學將唐君毅「感通本體論」中的「感通」概念引入「本體詮釋學」的架構之中，以基於本體的萬物關聯和聯結，為萬物整體的存在形式；以「感通」作為關聯和聯結萬物的聯結之力，以此破後現代主義多元隔絕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誠為一對症之藥，也彰顯儒家哲學在當今時代的世界意義。感通是物之間的感應與互通（感而遂通），物之間的感應與互通正是萬物關聯和聯結的力，是物的運動方式。物是空間形式的存在，但物的運動必須在時間流中展開。運動的本質即是物在時間流的不同節點上所處位置的聯結。假如時間流停止，物即不復運動。所以運動是時間流變的相，時間是萬物運動的河。萬物在感應與互通中關聯和聯結，運動在關聯和聯結中不斷展開。本體貫穿、隱含、存在於萬物整體及其所含一切物的所有細節及運動——亦即一切物與他物的感通、關聯之中。萬物整體及其所含一切物的所有細節及運動——亦即一切物與他物的感通、關聯——皆是對本體的詮釋（此即成中英老師所言「對本體的詮釋」）。而本體又正是詮釋和理解萬物整體及其所含一切物的所有細節及運動——亦即一切物與他物的感通、關聯——之根本依據（此即成中英老師所言「自本體的詮釋」）。因之，此「對本體的詮

釋」和「自本體的詮釋」——即形成一邏輯上完全自洽的「詮釋圓環」。所以，感通是源自本體的能力，是成中英老師所稱之聯結萬物的「自然之愛」的發揮路徑，是萬物在時間流中展開的內在聯結，及本體詮釋過程——對本體的詮釋和自本體的詮釋——之內在的聯結。這便是本體詮釋學的睿智洞見和本體感通詮釋學對本體詮釋學的延展豐富。這樣就使多元隔絕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之謬誤顯露無遺，而為儒家哲學對當代暨未來世界的重要貢獻。詩讚曰：恆從本體詮世界，更將感通繫因緣；萬紫千紅咸在望，仁心一貫巨無邊。

[1] 在此意義上，儒學即人類個體的身心管理學（內聖之學）和人類群體的社會行為管理學（外王之學），是全人類不分國家地區不分民族種族的一種眾需共需的全球公共文化產品。因之這也是儒學的管理學本質之彰顯。

[2] 成中英《合外內之道——儒家哲學論》：「人類應抱持同情心來對待其他生物，不應坐視牛羊畜牲的痛苦而不顧」，即愛物之仁。

[3] 《第一屆國際儒學學術研討會綜述》：「開幕式之後由梁燕城博士和祝家華博士分別做了忠恕之道促進世界和平和尋找新文明秩序與儒家德治民主的主題報告。梁博士在報告中認為世界已經進入衝突全球化時代，西方世俗文明與權力意志是引起衝突的根源」。

[4] 成中英：「由『無善無惡心之體』到意的有善有惡的變動，是一個由性善到向善的過程」。性善即至善，至善產生發用層面的善惡，有了此善惡，人們即會有離惡而向善的追求。所以此過程即體現為「一個由性善到向善的過程」。

[5] 所以幸福的追求即有向外追求和向內追求兩個方面，一般來說，在向外追求可以基本保障人的生存生活之後，能不能幸福的關鍵便繫於向內追求的效果，亦即繫於如何調適自己的觀念和心態，使之達致幸福和樂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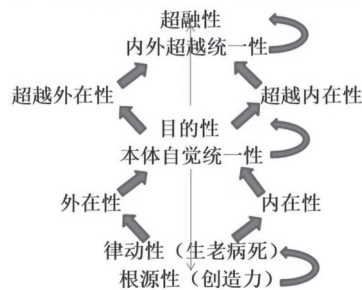
[6] 再進一步理解，也就是說現在已經到了必須重新思考人類為什麼要發展經濟這個問題的時候了。發展經濟決不是發展經濟的目的，為發展而發展不是人類理性的體現。發展經濟的目的或初衷只能是為了人的幸福，所以社會文明與進步的核心評價標準，不應是經濟發展的程度，而應是人的幸福程度。所以社會的發展不應以經濟為核心，而應以人的幸福為核心。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必須轉變為以人為中心的發展；以物（經濟）為本的發展，必須轉變為以人為本

的發展。

[7] 《周易·繫辭上》「易有大極（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即是初始動力（太極）發揮為宇宙萬物的樹式符號模型。兩儀和四象八卦都是基於萬物分類的象徵真實事物的物類符號。其中兩儀是根據宇宙萬物的性狀，將其區分為兩大類，而以陰和陽作為代表此兩類事物的符號。四象和八卦的原理同此。所以繫辭所述正是宇宙本體發揮流布至於宇宙整體及其所涵萬物的符號模型。此符號模型顯示宇宙的整體如同一株樹一般，本體正是創生宇宙之樹並發揮流布於此樹所有枝葉中的初始動力。故此符號模型可稱為樹式符號模型。另參看《良知意志解》：宇宙本一體，譬如一株樹；開枝散葉者，皆由一個力；此力名良知（良知意志），生發諸物類；物類形各別，本體卻相同；我心之良知（良知意志），即我之本體；萬類之本體，亦名曰良知（良知意志）；良知（良知意志）之發揮，精粗強弱異；故分大小枝，亦有不同葉；我人與萬類，以此有差別。（《賦詩言志》第八期）。

[8] 成中英《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發微》：「人之所以成為人，從邏輯上講，它的根源在於宇宙，它就是宇宙創造力的一個部分」。

[9] 人類生命的「本體自我十性論」，受到方東美先生「九層次說」的影響，是對新儒學生命哲學和當代生命科學成果的一種總括和昇華。成教授所作本體自我生命的十性結構圖的內涵：箭頭表示由根源性出發不斷向上實現的軌跡，即——根源性（創造力）：人之自覺之根源→律動性（生老病死）：人之生老病死週期→內在性：內在於人的生命稟賦與機能→外在性：人之身體存在及行為活動→本體自覺統一性（內外統一性）：人之整體活動以維持生命整體性或名生活理性→目的性：人之終極理想目標→超越內在性：人所創發的德性與理性價值→超越外在性：人所信仰的形而上存在體→內外超越統一性：人的整體活動融合知識與價值→超融性：人所感受的終極創造力。





Popular Confucianism: “Conscience-will Governing Inward Sageliness and Outward Kingliness” Brief Explanation (I)

Liu Zhou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Association)

Abstract: The opening poem of Popular Confucianism states: “Tolerance leads to greatness, broad-mindedness embraces all; converging with the ultimate Dao defines Confucianism, gathering this culture forms its study; one diagram encompasses all principles, myriad truths bloom fragrantly, the cosmos clear and pure eternally admired, majestic harmony overflow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foundation of Confucianism lies in human conscience-will (*Liangzhiyizhi*), and its theoretical basis is the theory of conscience-will (*Liangzhiyizhi*).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the theory of conscience-will (*Liangzhiyizhi*) is onto-hermeneutics, building upon the philosophical assertions of Chung-Ying Cheng’s onto-hermeneutics. The term “conscience-will (*Liangzhiyizhi*)” was coined by Liu Zhou based on Mencius and Wang Yangming’s ideas of “*liangzhi*”

(innate knowledge) and Mr. Chung-Ying Cheng’s discourse on the “humane good will” and “good free will” inherent in human nature. It is a new term used to describe Confucianism and the ontology of humanity and the world. Conscience-will (*Liangzhiyizhi*) refers to the will of conscience (*liangzhi*: liang meaning good or perfect; zhi meaning wisdom. Thus, *liangzhi* denotes the inherently perfection-oriented instinctive wisdom of humans, serving as a source; will refers to unalterable dynamic consciousness, the force emitted by conscience). Conscience-will (*Liangzhiyizhi*) is the origin of human thought a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itial driving force of human behavior. It is the innate intention of life and the impulsive force and its movement tendency, the natural foundation of all emotions and desires. It is the root and ontology of all Confucian teachings, as well as the ontology of humanity and the universe.

Key Words: Popular Confucianism, conscience-will (*Liangzhiyizhi*), inward sageliness and outward kingliness, onto-hermeneutics, Ontological Sense-responsive Hermeneutics